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七九

嚴幾道全集十四卷 嚴復撰

開通中國第一招

學大家嚴侯官先

生全集

遜學陳芬署



全集目次

卷一

文詩集

卷二

故事論

天演論

卷三

原富甲上

卷四

原富甲下

卷五

原富乙丙

卷六

原富丁上

卷七

原富丁下

卷八

原富戊上

總目

卷九

原富丁下

卷十

名學

卷十一

庫學詳言上

卷十二

庫學詳言下

卷十三上

續一上

卷十三下

續一下

卷十四上

續二上

卷十四下

續二下

著作類

侯官嚴復著

中國願學手稿

上 皇帝萬言書

臣聞雖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一身且然而況國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草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麗積弱難治之勢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麻繼明席富強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為也中國者天府之國廣土眾民有四五十年之教化五洲諸部方之歲矣顧今日大勢岌岌不治將亡為有識所同憂而泄皆晏豫顧取延歲時一隅有警則君臣相顧失色甚者罷朝痛哭不知所圖舉朝之人無有能為 陛下重一策出一謀以禦侮威敵者徒吞忍涕泗順敵所求如償逋然求逆者解相對雖然如克大敵者見危既不思顧夫亡羊復不思補牢臣伏處草野仰觀 朝廷所為必竊痛之臣聞古今有不為治之國而天下無不可治之時 陛下果欲有為則臣今所言未必無可採擇者惟留神幸甚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為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洵洵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為目論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勢之至於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機動於明代 國朝之間而大著於道光咸豐之際使當日者見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聞然為深究詳察其所由來而豫具所以待之之術則所為外患者一見不再見可也不幸倣而弗圖使之再見三見屢見而終不為之所於是乎有甲午東方之役不獨撓賊為辱也其辱有餘於撓賊者焉而吾國之權力乃為天下所盡窺雖欲為前之苟延歲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國猶未敢輕量中國也彼以謂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奮則以其環地之大物產之闕君權之重其富強之效孰能當之今者以中國之大而辱於日本意者其將知外情而深以不振為憂而力圖其所謂自奮者乎此所以東事以還外人之於中國觀聽之深十倍於曩者凡吾朝野上下舉動之意向莫不深調而詳論之何則望之深故察之密也然而以彼謂有變於中國者則又非也不愛則何為而深望之曰懼中國之終於不振致敵戎心破各國平權之局兵革大起而生民塗炭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併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片索

尚九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與日貴。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而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惟量力。則彼將隱消其侮。其觀視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為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國望中國自強。望之深。故察之審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高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臣聞天下有萬世不變之道。而無百年不變之治。蓋道也者。有國有民。所莫能外。自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訖五洲。但使有羣。則莫不有其相為生養。相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相保持之事。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其間。否則其羣立長種。非浸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之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不變之道。制為可變之法。以利其羣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是以質文代變。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聖祖宗。明諭切戒。所以期其子孫世守者。豈非曰。使內之民物。外之敵國。常無異於今。則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於至安。而歷久而無弊。必不曰。情異事遷。世變方亟。所立之法。按之事理。不可復通。猶責子孫令遵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臣嘗竊讀中外各國史書矣。見彼外洋一國既立。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傳。累千餘年而不變。即中間更制民主。實其舊君。而他日復辟。必更求其裔為之。如法蘭西前之盧梭。是已。至於英德奧日比義諸邦。則舊治未廢。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獨至中國。則曰一姓不再興矣。三古以還。君此土者。不知幾易。治亂興廢。如循環然。此故何哉。司馬遷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外國窮而知變。故能與世推移。而有以長存。中國倦而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為之損益。果使倦而能通。取來者之所損益。而倖為之困。世變化與時俱新。則自夏商至今。有革制而無易主。子孫家業。千祀不墜可也。何必如漢臣劉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哉。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於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則當察天意之所趨。法祖則當體貽謀之所重。天之意於何處。察之於億兆而可知。祖宗之貽謀於何體。體之於一己而可信。

近歲以來。謠海嘯。扼腕扣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土地有分畧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此。則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謙讓逡巡。終不忍言變法者。重以子孫輕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誠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竊以為過矣。臣請得就陛下之一己之意。明之於今者。陛下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審勢順時。制為一切之法。以補救之。凡此非陛下一時之計也。而千秋萬歲之後。陛下之聖子神孫。其所遭之世。雖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猶就守陛下之法。至於不可復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財賦困窮。內憂外患。紛至而不可復支。如是而猶不變。寧使宗社傾危。種姓降為皂隸。則陛下以為孝乎。且將憫其易輟改弦。以與天下史。嗚呼。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則皇天之意。莫急於利安元元。祖宗之貽謀。莫重於保世垂統。而既敝之法度。猶芻狗之不可重陳。惟陛下至聖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若九萬里之中國。于四百兆之人民。其為榮業。可謂至矣。然而審而言之。則所承之重。實百倍於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危急者。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陛下。竊以為無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虛實故耳。甲午以來。情見勢屈矣。然而未即動者。以各國之互相牽制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有為。而陰相約。以不戰而分吾國。使其約既定。雖有聖者。不能為陛下謀也。為陛下謀。務及此約未及之際。此臣所謂時至危急者也。況當威德人之占據膠州。則外人意之所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東方俄日洶洶。論者某其必出於戰。戰則無論孰為勝負。而我皆有池魚之憂。伏維皇天祖宗。以丕基鴻業付陛下。皇太后後立有德。原以冀宗萬世之安。且使中國一朝而分。則此四百兆黃炎之種族。無論滿漢蒙人。皆將永為賤民。而為歐人之所輕蔑蹴踏。陛下即敝屣弗來。不為身謀。奈九廟在天之靈與皇太后千秋之養何。奈中國率土臣庶。所以安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謂陛下奉承之重。百倍於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時。其危急又如此。然則陛下雖欲趣過目前。忍與終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兩當強雖臣至愚。亦深諒陛下之艱為也。蓋古今謀國救時之道。其所輕重緩急者。終而論之。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吏善鄰之間。本者存乎立政養才。

風俗人心之際勢急則不能不先事具標。勢緩則可以深維其本。蓋使勢立而不先事標。將立見危亡。本於何有。惟標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標非所附。雖力治標亦終無功。是故標本為治。不可偏廢。非至明達於二者之間。權衡至當。而節次隨之。固不可耳。夫欲審權衡。則必審察時勢。而外交皆瞭然見其癡結之所在。而無影響之疑。此固事之大難者也。且臣云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非非敢為無徵之舉。抑已揚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臣竊謂為。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圖。分民分土。地配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彊兵為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彊之盛。若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自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布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布臘中夏。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唐後一統未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政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強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彊之盛。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乖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而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茫綿亘。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彊為哉。是故其吏治。著誠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譏新。其言理則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餒。而有以刺養。歛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結紆奸宄。備非常。亦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繁。長慮大之勅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求精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向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後其純良謹慤。所謂豪傑健果。實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戢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

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皆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閭閻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歲所垂統緒。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倏然不終日之勢矣。嗟乎此其為事。豈僅

祖

宗之所不及知也哉。蓋雖周孔之聖。程朱之賢。其論治道。慮後世也可謂詳且盡矣。然而今日之變。則所未嘗豫計也。今夫

祖

宗之成憲。遠稽古聖

賢人之所著垂。詳擇其中。以措之於政而已。而近曰外交之事。既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嘗豫計。則陛下之為治。與諸臣之輔治者。將皆無所循。故據依以為一切因應之具。往者嘗欲不察外情。而純任我法矣。顧外人不但不能我馳驅。乃常至於於決裂。而我國愈病。於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從彼。苟以求一頃之安。然而彼之欲常無窮。而曲意之為。將有時而必不可忍於是。陛下乃起而求折衝禦侮之臣。與夫綱縲水雨之佐。而平日。國師不以此養才。士亦未嘗以此為學。則人才消乏之弊見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備。繕封疆。與一切可以達國威。消敵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費。動輒數百萬。吾國度支。以之

處平世則有餘。以之圖非常必不足。則財賦匱乏之弊。又見矣。夫人才之與財賦二者。興事者之所必資也。而皆乏如此。則

陛下縱欲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聞天下非財之難也。而理財為難。又非求才之難也。而知才實難。夫今日中國所處之時勢。既大異於古初矣。則今日之才。方之於已往者。雖忠孝廉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幹時艱。求外交。輔內理者。必其詳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國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學。與其所述白者。亦將有異於古初。而異於古初者。非。陛下與內之二三臣。外之十數疆吏之所當學。而深悉也。如是則無以知此才而為之。區其賢否矣。無以知此才而區其賢否。則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談亂真者。日以多故。陛下雖屢下明詔。將諸臣以為薦舉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虛聲以為保。內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薦。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實之聲。不可誣也。則不韋佳佳有收收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轉曰今之所謂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於吾事乃如此。然則天下固無才。仰雖才亦無益於吾事也。如此則陛下求才之憂。哀而中國之人才。愈不出矣。夫人才者國之楨幹也。無人才則所謂標本之治。皆不行。於此之時。

陛下欲自為其本則事無旦暮之效為之維切恒恐不逮於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標則陛下在在與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曰而欲講變事則富強雖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難為也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之民則見閉門納寇若此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蒼生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無為順民所欲而數任之則吾國固已富已強矣彼英國之維多利亞不過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聰明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則尤庸闇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強之效百有餘年來橫絕四海遠邁古初者則其民所自為也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勢標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免自為則其事非陛下倡之於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嘗論今日中國之法雖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總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為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為可慮者也邇歲以來網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圍為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矣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故臣聞為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為用者也譬如病瘡之夫欲求強健良醫臨證用藥必將補瀉兼施夫而後積邪去元氣蘇徐收滋補之效使其執不可攻削恐傷病人之說而專補不瀉日進參耆則難所廢多金以求良藥恐瘡疾終不可愈積邪日以益堅而大命之傾將無日矣陛下試觀今日諸臣所為何以異是故臣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迫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為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釁之憂近之有糜財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取之尚遠何者將以為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為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嘗竊觀時變晝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至為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得未變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庶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乎指當天以為正惟陛下順重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亟宜行者三者一曰將各國之散今天歐洲各國之事業紛紜然而約而言之大抵英俄兩大權之所舉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則有法德之連其所以聯者以三國皆以傾英為謀故也蓋英海權最

大而商利獨關其廣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與北美之康納達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則自其國繞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蘇爾斯紅海達印度洋過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東首沿遼島埠如宜驛然蟬聯不絕以爲屯煤轉餉之資而補之以全球之海綫此可謂筦五洲之鎖鑰者也餘國出而行賈皆有仰於英而英則無所恃於餘國然而以設埠之多也故雖爲國大貴而不能不咸設海軍以彈壓之此則事相爲表裏者也至於俄之國勢則與英懸殊英島國也而俄處大陸地勢平衍跨有二洲游牧漁之利最富陸師額設之多甲於天下善治而自守收應備以西之部落夫已蔚爲雄圖矣然自大彼得崛起以來常以無四時不凍口門使商利不恢國威不揚爲恨百數十年其君若臣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者爲斯一事而已拓土開疆抑其次也彼雖恃海白海皆凍不足以蓄船黑海寬矣而內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則地中海東西兩頭皆英人司其門戶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恩南道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爭雖死鮮不能入尺寸者也咸豐末年以中國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龍江之東部於是俄掌有海參威自由之海口而其東方之畧亦用此爲起點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參威一徑兩海中間徑六七十達處多窮瘁荒寒之地俄不惜萬金遠馳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估而我俄通陸道成則有以奪英之商權而大得志嗟夫謀若此此可謂萬幸遠馳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估而我喪師日本薦食上國且有以妨俄數十年慘淡經營之大業此其勢所不能不爭者也於是俄既以助我爲名矣則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則俄自知兵力之單而引以爲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國而思報德人也俄一舉足有以爲二國輕重德不能辭襟背之敵故不得已而折入於俄然往者俄法漸而德與欲爲從矣且使法人報德之志日久而衰則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國之事而已此泰西各國之大畧也至於泰東今日之局俄日始有不可解之深仇日於俄之助我也怨遠於俄之以我爲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韓之所爲尤使日人噬臍不能出氣故乙未至今兩國齟齬事端戰備簡軍峙極無一息之逸吾恐海米價爲之昂騰度日本之未與俄告絕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門閭上海之雄國也往者泰東西有事英固不執牛耳者矣顧近歲以來獨若諱諱水邊不敢爲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軍之費已重庫地已多恐事數之不密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規民主者不甚以并兼爲利二也爲各國所矚目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此南北移民新壤與各國日有違言國事已危四也前之成績備極崇闡今即不爭已多厚祿爭之而勝得者無多爭之不勝國

榮顯滅故常以待盛保泰為事五也。君王后子國六十年矣。即位以來。國之富強日臻。己之身名俱泰。為其前史所未有。諸國者咸思保其晚節。不忍輕舉六也。以此六故。雖武備日修。力足以與人爭先。而無佳不為恃重。此客歲以前英人入粵之政策也。然臣聞其近月以來。稍稍變矣。變則英日兩島國左從右卑。必有以阻俄人之東畧。而俄人不能為集。則東方戰事始殷然矣。至既戰以後。各國之離合錯。與其勝敗之數。雖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國皆以日本為必危。去歲土希之戰。論者又以希臘為宣暢。及其事驗。則皆異人言。是故事變之果。非臣愚所能豫決。而所決然可知者。則我必受其敵而已。蓋外國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滿之安也。則蛟龍鯨鯢。翔泳奔突。奮迅悅豫於清波之中。皆寬舒有餘。而不足為患。及其聚為海嘯。則渾亂激濁。水之百怪。皆動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禦。而所衝之地。田廬民舍。罔不被災者矣。是故目前東方之禍。苟有術以弭之。亟宜早為之所。臣偏觀歐亞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禍者。獨中國而已。而中國之中。獨一人而已。則陛下是也。設今者。陛下當宸斷降德音。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艘。為衛上靖。皇太后暫為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國。歷聘諸有約者。與分庭抗禮。為言。中國天子有意為治。今之來者。賴有以聯各主之歡。以維治東方太平之局。懷保中外之人民。繼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義所可許者。吾將悉許之。無所靳且。吾將變法進治。俾中西永永協和。惟各國之助我。而具有陰謀無我。侮奪吾土地。而蹂躪吾人民者。吾將與有義之國為連。以禦伐之。夫如是則不待。陛下詞之舉。五洲稱聖明英武。而東方分爭之禍弭矣。伏維。陛下所遭之時。為中國古今帝王所未嘗有。則陛下應懋發業。亦當出於帝王所未嘗為。陛下果采臣言。則上之有以永。宗廟萬世之安。下之有以征。億兆之黎元。而作其氣。外之有以解東西各國不已之兵爭。而弭其禍。陛下下舉。賢於堯舜湯武。武遠矣。此臣所不勝為。陛下大願者也。夫帝王會同。在西國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驗者。在西國則為數見。而不鮮。在中國則曠古而非常也。至於親履其地。則以有知中西政俗之異同。知其異同。則有以施吾因應修政之治。其為益甚眾。有非臣所能詳舉而細論者矣。二曰結百姓之心。臣聞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賈誼亦曰。聖人有金城民。且為我死。故吾得之與俱生。民且為我亡。故吾得之與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降至宋臣蘇軾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結人心為本。此以見自古立國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國奉或搖者也。其在一統無外。

之世固為重矣。而處權均力敵之時。其重倍之。此誠 陛下所宜戒懼。而常日在之者也。伏維 聖訓受命。自入關定鼎以來。首尊有命之弊。政作則憲憲。加意優民。刑賦役稅。尤反復詳審。蓋本朝十有一葉二百五十餘年之閒。未嘗用一定刑也。未嘗加一苛賦也。未嘗興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本知征。稅絲得為何事者。此其愛民之德。不獨遠邁前朝。蓋亦同時五洲大小各國所未嘗有。夫 國家憲法。保元至於如此。而臣猶以深結人心戒 陛下者。無他。善政經久。則固為固。而民不知恩。陋規孔多。則吏為屯膏。而下乃疾視。而其尤患者在。傳與聞絕。上下之情。不交。兵民億兆。雖欲致愛效忠於 陛下。而其道莫由也。臣竊嘗觀之西國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戰而不易敗。保能者為將。則常者皆廢。如華威頓之自主。與拿破侖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目見相親。撫循教訓。戡然如一。一家者。次之。而將貴君尊。勢分相絕。相之以利用。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資。雖殊。而貪生之情。則一行陳之間。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忍已之恩。義利害故也。真寶民主之國。其兵所以最強者。蓋其時雖曰公戰。實同私爭。所保者公共之產業。國土所伐者通國之類。賊仇讐。勝則皆榮。而安敗則皆憂。而身此所以臨陳爭先。雖挫而不潰也。至其次則銜恩顧義。不忍棄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親矣。則其賞罰必明。所以顧恤其私者。亦必至。傷殘則有養廢之虞。陳亡則其妻子無饑寒。夫如是。則非效死而勿去矣。獨至主尊將貴。選然不親。格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應募為兵也。如牛馬然。其心固漠然無所向。迫於饑寒。觀數金之口糧。以為生計耳。至於臨陳之頃。於其主非所受也。於其敵非所仇也。一軍未破之時。顧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時而可用者。則必內地之戰爭。前有城池則據之。後有官職保舉之。役有一不存。其兵皆廢。大以今日戰事之烈。火器之威。其鎗礮之利。純懸殊。將領之賢。不自相絕者。固無論矣。至於二力悉敵之際。則勝敗之數。悉以其士氣之振。人心之堅脆為分。以後之兵。當其前二摧枯拉朽。豈待言哉。外國知其然也。故其國主將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撫恤士大夫為最急。德主於宮禁之內。特設武備學堂。親選英俊少年。已為之師。躬行訓練。而甲午之役。日本國主亦親往廣島。收恤傷亡。其皇居以中宮之尊。躬奉祀饗。而軍士織帶調羹。立無敢忘。豈無故哉。夫今日中國之事。其可謂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渙散。無復念同種。忠君愛國之誠。最可哀痛。甲午之遭。東寇成之。膠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為。作民情之所見端。臣具有廉恥。為國諱惡。有不忍為 陛下盡言者。 陛下聞格物之說。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謂一物之完而不毀。堅而難破也。必其中質堅。愛力至多。如滿石吸鐵然。互相牽吸。維持而後有以禦外

力而自存。及其腐敗也。則皆點之愛力漸無。抵拒舛馳。而物遂化。今中國之管點。亦可謂無愛力矣。以此而當外洋。猶以腐肉齒利劍也。雖然。陛下慎勿恨民之無良也。亦有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其取也。今之為。陛下惠養此民者。不過數千之州縣而已。陛下統轄此兵者。不過數百之將領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奉而盜其薪者也。其不見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將領之可畏。猶如鬼神。生養不為之謀。窮無所于訴。而日夜處以徵求敲朴之事。民生星殞。不知何所可憐。士從是軍。不知為誰而戰。則其志。陛下之帝力於何有也。不亦宜乎。且民既不知其國之可愛矣。則陛下雖歲萬無限之費。以作新器。鍊新軍。部勒止濟。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無事。常派大臣為之簡閱。其巧密精練。皆可為無窮之美觀。獨至一旦有急。則相率以隨前者之覆轍。此列禦寇所謂居形者亡也。曷足用乎。況其未必能及此也。議者將謂昔中國之兵。亦嘗強矣。不必如西人所為。而後可用也。則臣應之曰。不然。蓋事之利鈍。起於相較。至於兵為尤然。戰者敵也。茲經權奇正事事可與相敵。而後可以言戰。而有一勝之可期。使其不然。則其未戰而敗形已具。日者中國之敵。非西人也。至於內亂。則草寇耳。與草寇敵。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軍。在前則為精兵。在今則至不足道。猶用其制。必敗無疑。何則。其所與校者異也。今者中國制度。固與外洋懸殊。居民之習。必不能與彼之輕簡。然兵戰之事。存亡所關。急宜略師其意。起而為之。臣之愚計。欲請。陛下於臣前。言出洋回國之使。親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縱民聚黨。呼哨識共主。又為躬練防練各軍。並募敢厲。振其志氣。近事俄皇即位。加冕。與英國君王后金剛鑽。皆皆游宴。各部聽民縱觀。親加勞慰。其時舉國之民。懽作咸法。人人有戴主死敵。奮不自顧之心。識者皆謂其民為可用。夫中國之民。愛主之心。亦猶是也。特。陛下忽而遠之。故隱而不見耳。一朝廷之其氣百倍。敵國見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愛。陛下則。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此為至計。不可忽也。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仰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舊而言之也。然而仰僥倖難矣。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常界。發有為之時。勢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索格以待非常之士。彼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則廣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色直以規進取。雖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獨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難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